留學傳真

番薯 V.S. 櫻花——在日本的十個月

◎文／日本中央學院大學交換生　中文四　劉盈蕤

第一次離開番薯地，第一次搭飛機。異地的十個月生活，就在「我不想時飛機」的不安下，展開了序幕。

到日本時，剛好是櫻花盛開的季節。當櫻花飄落，象徵一切新的開始，那時我也赫然驚覺，原來我有花粉症。在語言方面，學了快時近三年的日文，去了日本後，才發覺一切又從0開始。辦網路時，就窒了快四個小時的約；第一天接到電話時，完全聽不懂，只能一直說：「不好意思，您可以再說一次嗎？」；有一次在公園裡，想要稱讚一個小孩**かわいい**（可愛），卻說成**こわい**（可怕），那個日本媽媽聽到後，臉頰時變得很綠…。

然而語言並不是最大的障礙，讓我最無法適應的是，日本的禮儀做法。在日本廁門時，要敲兩下（不好意思，我完全不記得以前我都敲幾下門）；筷子扶妝和電線時，應該讓其靠站何處（不是隨便站嗎？）；筷子要如何拿；用完餐後，餐具又要如何擺放；去別人家裡拜訪時，應該要如何應對……等等。面對這一連串文化的衝擊，我在不斷的學習中，慢慢地習慣。

身處物價高昂的日本，不知不覺練就了一身省錢的功夫。爲了「省錢大作戰」，若擁塞身一變成了精打細算的家庭主婦，無時無刻都在收集宣傳單、作筆記，紀錄哪裡的超市有特價，哪家的蔬較便宜，何時衣服促銷，哪天要衝去搶一條88圓日幣的白蘿蔔…等等。

獨自在國外生活時，的確可以學到很多，以前像井底之蛙，所以完全看不清楚台灣的國際地位。當看到自己的外國人登錄證上，國籍欄處寫著「中國」二字時，真的會有無限的感慨。和日本人聊天時，知道在日本人眼中的台灣（有很多好吃的水果）；與中國人談話時，了解在他們眼中的我們（立法委員很愛打架）；美國人（美食很多）、英國人（台灣是麻辣摩莎）……等。我想這些事情，如果不去外國，是不會那麼深刻地體認到，台灣是什麼。

此外，在和很多人相處、交流後，也發覺有些事，原來自己可以辦得到，可以努力到這種地步。不斷地發現新的自己，我想這也是留學後的最大收穫之一。以前我完全不知道，我可以自己一個人去旅行。從規劃行程到預約車票、住宿，原來我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在無形中也增加了自己的信心。從一開始搞不懂電車的路線，到自己規劃行程，去了東京、大阪、京都、奈良、德島、神戶、箱根、橫濱、日光、廣島、岩國…等等的各地旅行；從不敢吃納豆，到晚餐沒有納豆不行的日子。一個暑假去了三家homestay，在短時間內，必須要適應不同的家庭，不同的生活。有晚上九點半就睡，早上四點半起床去散步的家庭；也有愛煮十分鐘料理的媽媽。我想當我在適應他們的同時，那些寄宿家庭，也很努力地在適應我這個外國人。

回想那段日子，覺得自己就像0.999……樣，在無限的循環下，體驗了很多事，收藏了很多的回憶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，最後，終於到達完整的1了。

反正，都是回家的路

◎文／林家慶
圖／芮安

春假的某天裡，我從台中騎車回去南投老家一趟。

沿著國道三號，經過烏日、霧峰、橫跨中彰投三個縣，最後來到我記憶中還未剝落的最早片段，位在南投縣草屯鎮一隅，硬要翻成中文的話叫做「頂崁仔」的小地方。

說頂崁仔是小地方，其實已經給了面子，因爲這個「地方」實際上只有一條馬路。中和路貫穿整個小農村，其餘地面則由無數的農田與阡陌切割開，星落在好幾座小山包之間。至於頂崁仔外圍環繞的九九峰–我從來沒有數到九十九過，則已經不是我老家的範疇了。

穿過水田與橫椰樹的小徑，我知道離自己小時候住過的三合大院越來越近，在下一個左轉，我就看見了它。它死了。

正確來說，應該是倒塌了，這我在今天回來以前早已知曉。幾年前的九二一大地震，這棟照顧過我們一族五代、寂寞多年的舊宅院，知道自己的使命已了，在沒有人聽到的夜裡悄悄坍塌。所以我這次不是回來踏青、遊山玩水，只是爲了憑弔。

我依稀記得，在很小很小的時候，半夜跟著外公外婆去田埂摘玉蘭花，玉蘭花是晚上開的。當綻開滿樹的時候，那香味會留在身上很久，簡直像留在心上。我得親自幼最怡悅，有次一條蛇從花樹上掉到她腰間的竹籃裡，不知情的她伸手一抓，當真是「花」容失色，嚇得又哭又叫，我們其他人卻笑彎了腰。

有次過年，我跟我母親賭氣，不肯聽她的話把紅包還給阿祖（母親的祖母），母親一氣之下就叫父親開車，要把我丟在這，他們自己回台中。當時阿祖已經八十多歲，乾癟瘦小的她，一面拉著我的手，一面追著我家的車，還不住拍打車窗，叫我母親的名字。

那是我很小的事，加上當時天黑，後來有些片段已經模糊。但我依稀記得，車停後母親下來緊緊抱住我，她哭了，我也哭了，阿祖臉上滿是老淚縱橫。

最後一次回去，是阿祖出殯。

母親在院門口前，按照傳統習俗要跪著膝行進門，但她只膝蓋痛沒，就再也沒辦法前進。後來如果不是舅舅攙扶著，她幾乎沒辦法向阿祖的靈柩磕頭。母親趴在棺木上，像個大哭，又像大喊。但我的印象裡，她當時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。

我跟弟弟被大人引導著跪在阿祖最後一面，我看到阿祖像睡著一樣，臉上每條皺紋都那麼深刻、慈祥，一如她本人過去活在我心中的形象。當然這次她真的長眠不再醒來了……

回憶幾年之間的往事只消片刻，那種感觸卻很難道出，彷彿胸口被不知名的某種東西塞得滿滿。

我把車停在三合院的中庭，步行穿越從前我們家人住的右護龍、過年大家吃團圓飯的廚房、阿祖停柩過的正廳，來到後院。小時候爬的那棵百年龍眼樹已然不見，阿祖生前養的土狗小黑也早已隨主人而去。

再穿過更多的樣樣樹和田埂，來到記憶中原本應該是我們家玉蘭花樹叢的土地上，如今一樣樹也不剩了，歪歪斜斜長著野花和野草。從前我和弟弟們抓蝌蚪的水溝還在，模糊仔的小池塘還在，只是我們都離從前太遠了。

沿著新圍的產業道路，我又繞回老家舊址。以前住我們家對面的婆祖曾到我，很是高興。一下拍拍我的肩，一下摸摸我的頭，說我怎麼變這麼「大漢」了。我也驚訝她老人家的記憶力之好，而且看起來身體依然健朗，向她問起這十幾年來頂崁仔的變化，她都能娓娓道來。

臨走前，她給我兩顆自家裡做的紅龜粿。這在小時候外婆做了一大堆，而我連嚐也不想嚐的東西，諷想的到一隔就是十幾年，今天卻在這種情況下相見！才咬一口，那股莫名的感覺又湧上來，塞住我的胸腹，鼻子有點酸，釋裡頭的花生粉味道是甜是鹹，我已經分不出來。

「經點站淡水到了，下車時請記得隨身攜帶的物品。」是呀，這次春假，我的確帶回來不得了的東西，超過我能容納的太多。

「沒關係的，」走回學校的路上我這麼告訴自己：「反正，都是回家的路。」

更正啓示

704期三版「兩性交通規則」文章及「莫奢最中為」等21個兩性交通規則圖，皆為語商轉導組常嘉慈老師親寫與設計，唯中間之交通警察圖作者為慶榮，特此更正。